

白城

武術山	阿蓮	煉油廠	左營	西子灣	典寶	新左營	岡山	苓雅公寓
25	22	20	18	15	9	6	4	2

苓雅公寓

這是我有印象以來的第一個家。

二十五坪，三房一廳一廚房一陽台，一家三口，全擠在大主臥，兩間客房其一用來囤雜物，其二清空待訪客。早產出生的我，自小體弱多病，租屋處位五樓，有待母親將我架在頸後上下奔走。時至夏序，母親時常頂著一身汗帶我往返早市、耳鼻喉科與聯合醫院，整棟公寓的房客都認識葉太太，都知道葉太太有個「養不太起來」的小孩。

父親有遺傳性偏頭痛的老毛病，見不得一丁點吵鬧，在我還是稚娃的時候，不懂什麼是壓抑與忍耐，稍有不適，見到母親就討安撫，高燒時哭、肚疼時哭、氣喘時哭。父親的偏頭痛一旦發作，手中的電視遙控器也能化作兇器，朝我的大腿擊中，「莫哭！」我自小敬畏父親，或許是早被打慣，驚弓之鳥，見到攤位凡有販賣皮帶、衣架、電視遙控器者，便覺可怖。當時被母親牽著手步行到果菜市場買菜，最怕繞進開有電器行、五金行的小巷，「我們家的遙控器又壞了。」母親揀了三支易握、體積小、好施力的遙控器，說放著備用，總有一天會用上。

國民公有零售市場離住家步行不用十分鐘，母親鍋中的虱目魚粥、魷仔魚粥、豆豉鱸魚、絲瓜麵線、當歸雞的原料全是「逛」出來的，早市、午市、夜市，母親的日常有整整半天忙走於各種市場，另個半天用在持家，洗衣、拖地、備料、接電話。母親忙於家務時，我則待在五坪大小的客房，囤雜物的那間，玩起一個人的家家酒。一回，我走到客廳見母親尚在廚房忙碌，陽光集中在東側三層櫃，櫃上的收納盒裡多的是小瓶身的感冒糖漿，平時母親不讓我接近三層櫃，以為裡頭有寶物，那回趁母親不注意，膽戰心驚開了第一層，發現櫃裡全是藥袋，母親說那些藥袋是我從出生以來的用藥紀錄，要留著。母親是檔案管理員，什麼日子患了什麼病，接受過哪些治療，都得留底。

母親生下我一個獨生女對父親那頭的家族而言並非什麼值得宣揚的消息，據母親親口所說，我呱呱墜地的大白天，奶奶只瞥了我一眼，臉上全無喜色，後來得知我命懸一線，枯皮乾骨，也不見聞問，「這個囡仔咁有法度活落去？」父親的臉垮了下來，煙癮犯了，偏頭痛也犯了，好日子向來與我無緣，若要追溯五歲以前的回憶，皮帶、遙控器、醫院最適用以定義我的嬰孩時光，父親的皮帶一解一抽，我不哭了，長大一些後，懂得閃，自此跑給父親追。將死之人有將死之人的活法，不過當時的我對於死亡一無所知，只知道醫生跟護士會將我五花大綁，抽血、驗尿、打針、拍攝胸腔X光。出院後，母親背著我踩著一階階樓梯回到五樓的家，父親又開始怒吼，小孩開始哭，一家三口，各有各的苦衷。

以苓雅公寓為家的那四、五年，四樓陳太太家的長女陳宜葳是我親密的玩伴。陳宜葳長我三歲，已經在唸書，「妹，陳宜葳放學了，來找你玩。」母親聽到電鈴聲，經貓眼一探，發現是陳宜葳。陳宜葳會帶我破解頂樓的入口，偶爾，煙火會被我們等來，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日後每逢年過節，我和陳宜葳便開始吵著要母親們幫我們準備鐵蛋與彈珠汽水。「只怕今天沒有煙火。」陳太太說。

也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母親們開始在家中國起鐵蛋與彈珠汽水，最後一次與陳宜葳上頂樓看煙火是某年元宵。那年年初，父親帶著我與母親到左營驗屋，預計春天入住。陳太太要陳宜葳帶上鐵蛋與彈珠汽水，說元宵節當晚肯定可見煙火。晚間九點，果然被陳太太料得，一盞紅束自地面迅速登天，綠的、藍的、黃的、白的，接續響亮，鐵蛋含在口中，捨不得咬破，直到最後一束煙火自高空奄奄消散，事發處煙霧瀰漫，我和陳宜葳才大快咬起口中的鐵蛋。

每個人的童年或許都有個陳宜葳。

在我又病又被父親追打的日子裡，有個陳宜葳，倒是撫平了什麼。

岡山

小姑婆、大姑婆兩家子自右昌搬離後即定居岡山，當年外曾祖母的理髮店一收，雙手一攤，小姑婆便在竹圍國小當起了體育老師，教武術、帶拳擊有氣；大姑婆則在岡山羊肉爐一帶經營起鞋店。父親的老家在阿蓮，外婆的老家在梓官，岡山區正好隔開兩個行政區，加上母親和小姑婆一家來往甚篤，我的童年有一部份的日子因此與岡山的留宿經驗相關。

母親之所以時常將我「丟包」給小姑婆，有一部份原因得歸咎於表舅。表舅和我一樣，從小就是「歹育飼」、「八字輕」的小孩，三天兩頭不是往醫院跑就是往寺廟跑，再不然就是帶去給鄰居推薦的先生媽那兒，收驚。基於以上種種原因，小姑婆沒法了，只好將年僅六、七歲的表舅送去武術山，跟著自小就在內門受訓的大哥哥、大姐姐們，習武，當起練家子。幾年過去，表舅早已熟習醉拳、虎拳、鶴拳等套路，馬步一紮，拳法一使，當年「歹育飼」的男孩似乎被掉包，小姑婆看著眼前精神奕奕，手腳俐落的表舅，欣慰了，母親看見表舅的突變也跟著欣慰。於是母親也牽著我，隨小姑婆與表舅前往武術山。

小姑婆在岡山的舊家一共有兩層，一樓拿來做生意用；二樓有三間房，隔出三種截然不同的世界，即便一家人生活在同一屋簷下。其中以丈公的寢室最讓我感到好奇，一回，我打開丈公房裡的衣櫃，裡頭除了有幾件收摺整齊的商務襯衫，另有兩套一紅一藍的武術袍，掛放在醒目處。武術袍的尺寸看上去適合國小生，當下認定是表舅以前的戰袍，心生欣羨，便暗自與自己約定將來也要像表舅那般，於比武會場上展示拳法，那是威風凜凜的銀色，我想像自己身穿銀白武術袍，場上肅殺，微風裹足不前，神凝，以多情的身段試探鶴形拳。

小姑婆的舊家有我習武的端倪。

「去找你們虎姑婆。」

小時候，大人們老愛對著孩子說起虎姑婆的傳說，「虎姑婆會吃掉你。」日子一久，孩子相信了這個傳說，我也相信了這個傳說，自然對「姑婆」這個輩份心存恐懼，認為只要輩份上屬「姑婆」的都是可怖的、不親切的。可小姑婆破除了我心中的迷思，我印象中的小姑婆是我的第二個母親。小姑婆非傳統家庭主婦，很早就與先生分房的他，肩負兩個孩子的照養。

小姑婆是我一生當中最早遇見、最有事業心的女人。他的野心有別於一般女性，這種野心一半來自先天，一半出自後天，後天的部分與原生家庭的家道中落有關，他在風暴中心，家變使他不得不「武林」、不得不女性主義。自從表舅開始了他在武術山的習武生活，小姑婆也跟在一旁，打起了行家口中所謂的「拳」，這拳拳打下來使得小姑婆有天也長出了二頭肌、三頭肌、斜方肌，他說他們那代

的女人最怕上身有肌肉，很醜，像什麼見不得人的傷疤，總得遮遮掩掩，因此小姑婆的夏日穿搭沒有無袖上衣這種選項。身為人們口中的女人，他應當排斥手臂結實的肌肉，可身為母親，他得自信、驕傲，他有一般女子沒有的剽悍，年輕一輩剛開始習武的還得喊他一聲師姐。

說小姑婆是我的第二個母親一點也沒錯，不去武術山的日子我就同母親留宿小姑婆的舊家，食、住與行全交由小姑婆照料，我與母親僅負責當食客。當時三人最常造訪的地點有自由黃昏市場、大個子饅頭店與住家附近的鹹酥雞攤位，日子循環往復，平淡中自有奇色，母親與小姑婆兩個女人遨遊在偽單身的小天地，暫時不必管夫婿東，夫婿西，隨口而談的不是事業就是健康，母親與我在後座像是看著某個二十一世紀思想家的發言，只管點頭，沒有人敢質疑小姑婆思想上的前衛，在當時，他簡直是我哲學上的啟蒙導師。

小姑婆的廚藝遺傳自外曾祖母，喜歡開發創意料理，拿手菜以紅燒牛肉、咖哩雞與客家小炒為主，也是嘗過幾回由他烹調的紅燒牛肉才學到，原來牛肉的口感要好，備料時得先以鳳梨或蘋果原汁醃製，接下來的功夫在於「燉」，想憑一道料理抓牢人心、人胃，急不得，得緩，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小姑婆舊家的隔壁鄰居是賣傳統小吃的，肉絲炒飯、三鮮炒飯、鍋燒意麵等，偶爾碰上母親與小姑婆雙雙疲於下廚，我們兩家便在鄰居家解決三餐，後來我們就稱這個鄰居為「賣鍋燒意麵的」。小姑婆的舊家不只有「賣鍋燒意麵的」，還有像「對面的」、「三樓的」這類遠指型鄰居，當然，也有像「老卜伯伯」這種特殊角色。

老卜伯伯是退休的空軍軍官，家住小姑婆舊家隔壁的公寓。我時常自小姑婆的嘴裡聽見「老卜伯伯」這個人，卻從未見過本人。「老卜伯伯的女兒要嫁人了。」「老卜帶著他家的狐狸犬下來散步了。」老卜伯伯生命史裡的某個章節無端出現在我的生活，我總會想像他的模樣，根據大人們對於他外在狀態的形容、他平时的裝扮，「老卜伯伯」的生平有一日竟然與我讀過的日本童話疊加了，日後每當小姑婆再提起這號人物，我總會不自覺地將他與童話中的角色謀和：「老卜伯伯是個身形龐大的老人家，有兩個女兒，一隻狐狸犬，他或許喜歡穿卡其褲、法蘭絨紅格子襯衫、黑皮鞋。他或許還戴頂草帽，眼神交代了他的多愁善感。」

新左營

「警鈴響了，要等三十秒。」

「火車什麼時候會出現？」

「現在。」

電聯車咿啞啞駛離靜止的車潮，EMU500型，在半屏山外咿啞啞。

柵欄阻斷平交道以外一切有關速度的事物。當時的火車全是用眼睛看的，看完火車，機車穿過崇德路鐵路平交道，離目的地就不遠了。後來用眼睛搭的火車消失了，原先日日等在平交道前往返翠華路與中華路的觀眾沒落成群眾，群眾是僵直的、呆若木雞的。「媽，怎麼沒了柵欄？」

「因為地上的火車沒了。」

「地上的火車去了哪裡？」

「地底隧道。」

地上的人跟著暗無天日。依舊朝九晚五，只是想像力忽然發達了起來，人們開始鑿起自己的地底隧道，這些後來才被開發的地底隧道從未被任何一個孩童瞧見，大人愈來愈多，小孩愈來愈少。群眾是毫無色光可言的，他們只能強記色散現象的定義。紅光揉合綠光會成為眼前的黃光：

自強一二五，一名橘T男孩將他的右眼捐給了我
速度運走他的聽力卻多給他一隻眼料得風的意圖
跑快的人未必就追得上空中的靜物而男孩他只是
與車廂等速就承認我們都是提前向未來拜別的信使
我用他捐我的右眼看見詩人掙扎寫下：「悲觀的人
有思想深刻的權利」他的胞弟正逆向與目的比快
手上掉落的棉糖與他反向錯過。他們都穿著
藍短褲，橘印花。可哥哥的悲傷與我同步
後來我捐出左眼：「你要去哪？」
潦草經營的水田人家，「這裏嗎，」哪裏呢？

開往屏東的自強一二五充斥著返鄉人潮，我從臺北上車，依照票根上頭的座位前進至八號車廂，鄰居看上去是一位八、九歲的小男孩，平頭橘色印花T，正專注在理解窗外的現象，車體外的物種與建築不斷被速度扭曲、解體，遞換成未來的模樣。沒有人能對時間下定義，人總是被時間打算著。我無法參與橘T男孩的世界，山色與光線一同被壓印在左窗，水鳥啄洗同伴的白羽，星星村舍遠。遽

爾農村過渡成一根根筆直疾駛的電線桿，窗角有白芒花晃動的殘影。

北上念書的期間，高雄的交通運輸網絡持續改動著，拆遷工程與舊日子不斷被摠到地底下的速度同樣，孩童有了新的樂子，孩童經過一段時間後明白感傷是怎麼一回事，孩童聽懂了大人的耳提面命。有一天他們也會變成誠懇的人，回到老家的車站，嗚呼地上的事物少去一大半，眼看三萬六千車潮橫行切過早天的心意，新生的內容在轆轤中懸宕。

後來車身進入雨區，雲雨覆蓋整座彰化，山的形狀霧化成斑斑星球，與村舍互詮，下一秒，車廂進入隧道，橘T男孩看向我腿上一本法譯的楊牧詩選，我想像他對我提問的內容，「什麼是詩？」「像你那樣理解一扇窗。」像他那樣有著少年詩人的憂鬱：

他要我專心，原來我們早就進入雨區

蜉蝣奔慌家鵝撲棱有些力氣注定白費

洪水推翻森林的主臥打濕報廢的留聲機

那些善於搶食的黃雀全因天啓得福，至於

我們的幸福呢，他的內向遠比野草的繁殖殘忍

「可以借我你腿上那本嗎，」我答那是法文

écoute-moi 是傾聽我，*appuie-toi contre moi*

是讓你依靠我。「怎麼唸，」像是你求救

復又絕望的嘴型，一種感嘆——「啊」：

viens vers moi（讀我唇型）走向我

我回看他想起很久以前，我在母親的機車後座與其它騎士因期待鐵軌之後目的地的明朗所產生的特有平靜。火車啞啞過去，母親的娘家就存在了，裡頭有我心愛的外曾祖父。我想起他的長相，想起我開始上小學到他離世的那些日子，他隨之模糊的口音與手藝。孩子會長大，會上學，會離家，會遠行，某日清早搭上某班列車後，心便跟著輻輳，再無落定的一天，「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還來別無事，廬山煙雨浙江潮。」警鈴聲起，地上的列車載著地上的事物回來了：

「可我只會畫畫，」你一共劫去多少雲

四隻噪眉自你中庸的眉心發而皆中節，「三萬

六千朵。」孕婦在前座用他早準備好的音樂

快進生命的動態，匠工遞給他開鑿用的利斧說沉默

是金。而你緊盯著之窗中此刻又犧牲了幾對愛侶

每當我想起這個問題，家鵝使用牠退化的羽翼

想像滿城梅子林，織女用一生肯定質能方程，並且買下等號左側的機杼與札札，我們磨刀霍霍將決心收進書頁，我故意的版本作勢凌虐時間他自以為的耳聰，教會你，讀我唇

「哥哥，我們要下車了。」橘T男孩的母親牽起橘T男孩的弟弟，示意他們即將前往的出口，「臺南站到了。」迎接車身的是敦厚的晴天，橘T男孩內向地離開佈滿水滴的列車。我回神到方才的思索，法國譯者如何透過韻腳的設計聯繫內在於詩人天生的詩音響，說到底，詩與音樂與時間即萬法之多義的展現，「惟詩真理是真理規範時間」詩人如是說。

光線緩慢移動到右前座正在打盹的男人左肩，一本《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置於雙股，男人醒後，重新將書本攤平，又沉沉睡去。「新左營站就快到了」「左營站就快到了」北上念書這些年，搭乘台鐵南返與搭乘高鐵南返不完全是兩件事也不完全是同件事，左營仍是左營，說似一物即不中，同時，速度與時間仍繼續著它們各自的打算：

(S'il te plaît écoute-moi, s'il te plaît appuie-toi

contre moi) 詩人領回他被法譯的情歌坐上宇宙之舟

在洲，航向無心的追求，你也將回到蕨薇初生的世紀學起風暴，侵門踏戶，將樹的零件踢給神，直到你也難過起我們的幸福會不會像一輛救護車，窮追無數名婦人的踉蹌。「火車行到伊都，阿末伊都丟，唉唷磅空內。」男孩與弟弟都穿著橘T，一個正要東升，一個正要西落。他們惟一不曉得的是，這個座位與我就像溜冰場與選手的關係：情婦在男人讀詩的瞬間將冰刀放入永恆的口中只為了幫「暖」與「愛」之間留下三態

外婆徹夜奔離位於右昌的夫家，來到下個行政區——老家典寶。「典寶」是大人們專屬的簡稱或代號，典寶嚴格地說是典寶里，地理位置位於高雄梓官區。

離開夫家那晚，外婆心知此刻，他非同平常百姓家的婦女，什麼三從四德、夫唱婦隨，都不再能牽制一個瞬間長大的女人，他得急促下決定，這個決定關乎自由、青春與平等，同時，外婆的心底有個黑夜，黑夜幾乎要長成永夜，物理世界的白日並不能撫慰外婆經年畜養的那頭黑獸，黑與白最大的不同在於黑將萬物吞沒，白讓萬物看清自己，外婆心底的黑獸能夠吃去他的悲傷、他的喜怒。他臉上被外公家暴過後的血漬與他的離家出走同樣冷靜。

一覺醒來，母親說自己和兩個弟弟沒了母親。父親剩半個。

外公的風流或許來自天性，或許不是，是被父母慣出來的。青年外公總是梳著半屏山頭，花襯衫、喇叭褲的穿搭成為整個右昌里效仿的時髦，俊俏外表與浪人性格使他身旁的女人一個輪過一個。有了家室之後，外公不改風流，東牽一個，西牽一個，外婆看在眼里，忍氣吞聲，夫家要他「忍」，「忍得了一時家和萬事興」；娘家要他忍，「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起初，外公的外遇外婆忍下了，可日子變本加厲，外公開始對外婆施暴，毆打、摔家具。婆家還算心憐外婆，遞給外婆藥膏，生意還得進行。桂香阿祖經營的是美容院，要的是門面，外婆面對傷勢，要嘛遮好、要嘛趕緊好。

起初，外婆每天照樣持笑待客。

外婆之所以不忍了，在於他見識到了血。外公在外婆身上留下的最後一拳使外婆意識到生命的脆弱，他得逃，他在死亡的邊陲惦念起自己的三個孩子，他明白自己這一去，換得的極有可能不是自由，是怨恨。我不知道自由到最後有否選擇外婆，可從我出生到見到外婆到如今，從未聽過外婆吭過一聲，倒是：「好佳哉彼當陣我走了緊，若無早晚會予伊活活拍死。」

右昌與典寶自此勢不兩立。

典寶里的住戶以農漁居民為主，外婆的父親為一例，以魚塢為家。

外曾祖父還在世時，每次同母親回典寶探親總是不見外曾祖母與外曾祖父這對大家長，大家長不常待在住家，在魚塢，魚塢的角落有間鐵皮屋，鐵皮屋內有簡單的傢俱擺設，卡式爐一就位，新鮮魚穫三兩下即被煲成湯。

鐵皮屋內有座冰箱，保存餌、漁穫與青草茶，漁事每告一段落，外曾祖父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冷凍庫裡的青草茶。漁人的身體內部長有時鐘，汗水的流量會告訴他們，他們必須知道的時辰。

漁人是敘事詩的，他們以軀幹，以肉體的運動講述宇宙的故事，宇宙的規則在漁人身上留有痕跡，這些痕跡自為語言，它們是不同於文字的意象符，它們易懂、天然，大自然一點也不矯揉造作，天文學家說宇宙誕生自大霹靂爆炸，宇宙的蹤跡在天文學上名為「遺留輻射」、「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外曾祖父黝黑的軀幹是細胞進行能量交換的創作，人生來即被「自然」創作。外曾祖父的體溫與宇宙共享同一源頭。

中元前後，魚塭被太陽大面積焙燒，外曾祖父全副武裝手持各種捕撈工具，蓄勢撒網，被太陽烤燙的鐵皮屋持續升溫，屋內屋外各有各的海市蜃樓，屋內的我向外察看外曾祖父的蹤影，外曾祖父奔忙於魚塭四周，像是浮蕩於水面的蚊蚋，天底下所有正在活動的生物皆無法逃離常態世界的全反射，光的行走似魍魎，於魚塭與鐵皮屋兩處折返不斷，招搖撞騙。

2

外婆的「回歸」替他宣達了從未脫口的獨立宣言，可這次的回歸屬於內心活動，於外，外婆選擇離鄉到台北。外婆歲月上的黃金時期與台灣出口導向時期重疊，楠梓確實是個好地方，可外婆唯一需要遠離的，即是楠梓，右昌是它的一部份。

外婆的身上沒有半點漁人子弟的習氣，離開夫家後，外婆仍會定期到熟識的髮廊做頭髮，到了台北生活幾年後，衣著不同了，他總用一口發音好聽的國語對著我們這群孩子說：「北部人的品味好。」除此，外婆也逛五分埔，也著絲襪、高跟。

從我對外婆有記憶以來，「不合時宜」一直是我對他的形容，外婆說國語的腔調不似高雄本土腔，外婆的閩南話講起來也有別緻的雅味。奶奶時常向母親讚嘆起外婆：「恁母仔真有氣質！」外婆的氣質形成自文化間的差異，這種張力飽含矛盾，既鄉土又資本，像田野裡的鑽石。

我與母親三不五時前往典寶探親的行徑對於桂香阿祖與小舅而言儼然成為明目張膽的禁忌。我的第一個謊話是母親讓我學的，「右昌那邊如果問我們去哪玩了，不能說去典寶，也不能說去找外婆。」小時候，我總是嘟著嘴成天追問母親為什麼，「為什麼不能說實話，為什麼要說謊？」外婆是無辜的，女兒探望母親，孫女探望外婆多麼邏輯，從那個時候起，我知道大人有大人的規矩，大人做事談的是規矩，不是邏輯，孩子的世界接地，例外少，他們的世界是從牙牙學語後開始變質。

外婆離家的那一年，小舅還只是個國小生，左鄰右舍與親戚們的冷嘲熱諷聽在小舅耳裡從剃刀變成屠刀，原生家庭的課題成為他的第一批心兵，「去什麼典寶，人家都不要我們了。」母親無話反駁，小舅的怨恨沒有錯，錯的是腳色，腳色的意義是人物的身家履歷，包含人物天性。桂香阿祖、外公、外婆與小舅四種腳色自成一個系統，系統的結局是渾沌，是雜亂無章，宇宙的心機就在此處，它給你命運，要你學習。

面對小舅的恨意，外婆自然是認命的。

「阮彼個無緣的過了好無？」

「恁彼個無緣的真無情。」

「無緣的」成為雙方提及彼此時的代稱，外婆不敢面對「兒子」這個詞，小舅不願提起「媽」這個詞。母親在此處顯得像旁觀者，聽著雙方無緣來無緣去。

可外婆和小舅再怎麼「無緣」，就兩人時不時哼起江蕙的歌這個點上，還是「有緣」的。外婆做飯的時候哼，散步的時候哼，晾衣的時候哼，去魚鱗的時候哼，前往漁港的時候哼。外婆怎麼哼都是那幾首，〈你就忍耐〉、〈惜別的海岸〉、〈傷心的所在〉、〈港都戀歌〉、〈再會啦港都〉、〈白色的夢〉等，這些曲目我習慣稱為「早期江蕙」；小舅的苦畢竟和外婆不同，〈難過情關〉、〈我愛過〉、〈花若離枝〉、〈無言花〉、〈愛我三分鐘〉為其日常主調：溜狗的時候哼，洗澡的時候哼，讀早報的時候哼，騎機車的時候哼，為「中期江蕙」。

外婆喜歡飯後散步，沿著典寶溪，走到通安大橋。

當外婆走在我與母親前方，會哼歌，「為著環境袂當來完成／彼段永遠難忘的戀情／孤單來到昔日的海岸／景緻猶原也無改變」外婆唱歌的時候右側稻田墨綠無聲，野狗三兩隻低鳴傳訊。

典寶里近漁港，海的腥味時常瞬間抵達人的想像，我總會向著典寶溪找船，找捕魚人的身影，「這裡不會有你要找的東西。」母親要我跟上，外婆已經離開我們的視線，剩下歌聲，「我也永遠／期待著／咱幸福的前程」

我知道那是來自漁港的味道，是都市小孩都懼怕的野味，這種野味還包括以家禽糞便做成的天然肥料，都市小孩總會竭盡全力搗著鼻，不讓這些看不見的符碼左右他們的想像，他們的想像應當是抒情的，甚至富含浪漫主義色彩的。港的腥臭、田野的腥臭，讓他們不得不思考真實是什麼，世界的真實、人性的真實、空氣的真實，外婆的真實。

外婆反覆哼著、唱著〈惜別的海岸〉。某日，我也會唱了，右昌的長輩問我從哪學來的，我答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是外婆，也不是典寶溪。長輩們樂透了，逢人就說家裡有個娃會唱江蕙的歌，當時，我似乎感受得出江蕙對映於每個時代的意義，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江蕙，五零年代、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八零年代。

某一年的清明，外婆拖了張板凳坐在水溝旁，面前是大臉盆，盆內裝著數尾外曾祖母一大清早活捉回來的吳郭魚。那天外婆頂著早起梳妝好的妝髮，一身黑色螺縐套裝，撩起褲管，霍霍，魚鱗晶瑩剔透停棲於水溝四周。

「阮彼個無緣的咁愛食魚？」

母親點頭。

3

過了通安大橋離蚵仔寮漁港就不遠了。

父母刀下的海鮮多來自兩處，一為外曾祖父與外曾祖母之手，白手捕撈；二為蚵仔寮漁港，以虱目魚丸、蝦排、花枝丸、土魷魚、鱸魚、白鯧、海瓜子、蛤蜊、小卷、花枝、三點蟹、花蟹、毛蟹、烏魚子等多見於飯桌。

爸天生挑嘴，懼海產腥臭，嘗了一回奶奶手下的烏魚子後，自此視烏魚子為敵，直到遇上經桂香阿祖或外婆烹調的烏魚子，方化敵為友，認同烏魚子的存在。

欲嘗到軟硬嚼勁適宜的烏魚子，光是憑藉一般的煎炸烹調法是大忌，又市售烏魚子多水貨，油魚子摻混其中，似真似假，口感不在話下。母親處理烏魚子的方式學自桂香阿祖，持一鍋，置水與米酒，小火烹煮烏魚子直至冒泡，翻面，冒泡，翻面。接著以冷水迅速浸洗，置冷凍約十五分鐘，換冷藏保存。

外婆不諳任何一種代步工具，初學鐵馬，為的是到蚵子寮漁港大量採購新鮮魚貨。外曾祖父過世後，典寶住家無半個男丁，大小舅公各自安頓於其它縣市，留下外曾祖母與外婆在典寶生活，兩個女人就此成為這個家的主人，接應親族間四季的來訪。

連接典寶里與蚵子寮漁港的是通港路，通港路漫長得嚇人，之所以嚇人，在於一路無遮蔭，人在大熱天底下顯得赤裸、無助。外婆時常在這條路上將兩條腿摔得紅青紫黑，我不知道那些固定在鐵馬後座上保麗龍箱裡的魚貨有無跟著支離破碎，只知道外婆費了好一大把日子才將騎鐵馬這件事學好。或許黃魚已骨肉分離，或許草蝦的外殼脫落，外婆幫腿上的傷上敷藥後，一拐一拐，自保麗龍箱取出鮮魚，開腸破肚；取出花蟹，待人電鍋。生活是這樣，你不去觀察它，自然有無數種結果；你一旦去觀察它，結果只會有一種。

小時候的我儘管知道漁港市集裡有我愛吃的花枝丸、黑輪片，仍抵抗不了後天對於高溫與魚腥的厭惡。母親每回都會跟著外婆、外曾祖母與小嬸婆到蚵子寮漁港進行採買，因為不放心我一個小孩在家，只好又拉又拖，將我半拐半騙到市集，「喏，你愛喝冬瓜茶，喝完我們就去買黑輪片。」母親知道我不愛逛魚市，向入口處販賣青草茶、仙草茶、冬瓜茶、酸梅汁等茶飲的小販買來了冬瓜茶想討我開心。好幾年下來，每當我們五人準備深入魚市深處，總會特意繞到賣著冬瓜

茶的小販那側，若逢大熱天，便請小販摻入檸檬原汁，也因此魚市之於我，是濕、腥、酸、甜的總和，我深信那裡還有我必須認識的真實，比如三點蟹在鐵鍋裡舞著螯足示眾，又比如棚下搨風待客的小販。

魚貨的採買有其先後順序，外婆習慣先向魚市入口處的攤販買三點蟹，接著是魚類：鱸魚、黃魚、虱目魚、土魷魚等。母親則在後頭試吃、挑選虱目魚丸與花枝丸。至於花蟹與毛蟹，外婆心有指定，問價、殺價、確認斤兩，結束此回合，轉向軟體動物頭足類諸如小卷、中卷、魷魚、花枝的採買，最後以文蛤、白蝦收尾。

典寶餐桌上的四餐風景在外曾祖父病倒後幾乎取材自蚵子寮漁港。外曾祖父中風的那年，魚塢的大限跟著提前，外曾祖母無心魚事，各餐的材料只得到漁港找尋。以前，每年只要一到放暑假的日子，母親總會安排一週的時間帶我到典寶過夜，當時最期待的就是典寶餐桌上的海產。早上七點，廚房內的鍋碗瓢盆開始作響。

我和母親洗漱完畢後，外婆往往已處理好四條鱸魚，準備下薑絲、下蔥段、下麵線，簡單調味，這是早餐。洗淨盛裝鱸魚麵線的鍋碗後，外婆緊接著備午餐的料：蒜炒空心菜、菜脯蛋、生炒花枝、紅燒土魷、九層塔海瓜子，一日之計在於晨，白天陽氣盛，外婆認為早餐午餐不可懈怠，除了得吃，還得營養地吃；晚餐則以鹹粥、芋頭粥或炒米粉作結。第四餐是宵夜，用以搭配晚間十點的《藍色水玲瓏》。

每回留宿外曾祖母家除了期待「吃」，還期待「看」，用當年的映像管電視看八點檔、看《藍色水玲瓏》。外婆習慣煮一碗吳郭魚麵線配著電視看，我和母親入境隨俗，也要了兩碗，三代就在禮拜六的晚間守在電視機前等盛竹如的開場詞：「水育萬物，如影隨形；喜怒哀樂，粒粒晶瑩。天高地厚，堪嘆古今情不盡；痴男怨女，可憐陰陽債難清。鏡花水月情，玲瓏剔透心。看盡乾坤浮雲眾，輝映《藍色水玲瓏》。」小時候看劇，看的是氛圍，當時還不懂這段開場的用心，聽的是節奏。

《藍色水玲瓏》為民國九零年代流行的類戲劇，以台灣民間奇案為主題，因果報應為內容。晚間十點，典寶里的居民幾乎熄燈就寢，唯外曾祖母家一戶燈火通明，兩名女子一名女童，陣陣麵線香。情節要緊處，最怕吹狗螺聲，從紗門看出去，通條里巷烏漆墨黑，月光羸弱，來自典寶溪的野味和著半碗魚湯與殘蔥，廣告結束，盛竹如為單元劇的下半場開場，外婆起身讓鐵捲門下降，徹底隔開外頭不明確的聲音。

有一年我在校園裡發生意外，醫生說是腦震盪，得住院觀察兩週。一到禮拜六晚間十點，總會不自覺點開電視，邊吊著點滴邊轉到民視看《藍色水玲瓏》。「鏡花水月情，玲瓏剔透心」盛竹如每讀到這一段，我總會想起外婆和育養他的漁港，《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漁港是假的，苦痛是假的。可生活

是真的。

外婆喜歡買烏魚子送禮，每回總會替小舅預留一份。

「無緣的咁愛食烏魚子？」

母親點頭。

「無緣的愛食烏魚子。」

母親沉默了，母親知道不能讓小舅得知烏魚子的來處，可小舅面對海產有天生的敏銳、多疑，小舅接過媽拎著的一袋烏魚子，一回，兩回，三回，母親心虛了，要外婆別再幫小舅多準備一份。外婆並沒有理會媽的提議，似乎更專注於他手上的芋頭了，水果刀一上一下，芋頭變成芋頭塊，外婆的沈著使母親畏懼，那分沉著來自普羅米修斯，先知者。外婆不說話的時候瞳孔中的世界會變大。

時間也有善良的時候。小舅為了釐清傷痕，念了幾年心理諮商，有一天突然恨不了外婆了，問起了烏魚子的來歷，母親據實以告。「伊過了咁好？」小舅問候起外婆的語氣像《小王子》裡的飛行員試圖理解小王子那樣，可小舅到底是吐不出「媽」這一字，「媽」與「爸」兩字在外婆離家出走的當下對小舅來說即失去詞彙的意義，它們無法再於小舅的認知裡構成任何一種定義，它們成為了「空」。

外公後來和某一任的對象開始了長期的穩定交往，聽說還替那一任的對象撫養孫女。二十幾年過去，再一次自他人口中得知外公的動態是外公早已人間蒸發，不知去向，似乎整個地球從未有過外公這個人。

「伊過了咁好？」小舅也好奇起外公的消息，小舅問候起外公的語氣像《小王子》裡的狐狸同小王子打招呼那樣。

西子灣

「對生命感到困惑的時候就去西子灣看海。橘色的礁石，橘色的鏡面。」我在思想的深淵馴化了一頭橘紅西子灣，以便隨時涉足入海。

我對西子灣有著莫名的嚮往，那裡似乎貯藏著藍田日暖玉生煙的迷境，像世間所有疾苦惡慾的淵藪，偶爾向你遞來善意的水鳥。我跌坐在平灘淺沙，點數過往曾在動物園裡有過一面之緣的白虎、犀牛、紅毛猩猩、綠鬢蜥，以及獨眼非洲獅。「這是草食動物，那是爬蟲類，還有，你看那邊，喜歡嗎？猴子光著屁股來討食了。」父親向年幼的我介紹許多動物，但他從未指著那些動物說「那些動物」四個字過。生命無法被泛指化約，我們各有各的來歷。

我想起生物老師總是嚴肅對待「物種」兩字。

西子灣作為拓樸的原點，將動物、山海、港灣、渡口等意象聯繫成隱喻系統，一些陳舊破敗的事件，頑張地，留守在我不怎麼可靠的記憶甬道，自成北斗七星。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與瑤光，在北斗擁有自身的系譜。它們被人眼望見，被儀器聽見，在星系間有著自己的生態系。這些恆星並不時常被察覺，唯有抬頭了，瞧見了，方可說服人。我也是在回想一些關於西子灣、壽山、柴山、旗津等地域的傳說時，才又看見甬道裡的北斗七星如何向未來的我招手。

小時候，最喜歡搭親戚的便車，行經過港隧道，抵達旗津老街。大人們會在車上以介紹史詩的方式向你敘述一則則傳說。這使得我很常將傳說與鬼故事搞混。「你知道嗎，我們等下會經過一個地方，那個地方很恐怖喔。」

母親是第一個告訴我這個故事的人。他老習慣以「你知道嗎」開展敘事。「你知道嗎，過港隧道那邊，曾經死了好多人。」母親的敘事方式天生帶有一種詭譎色彩，你永遠不知道結局，不知道這到底是喜劇悲劇抑或荒謬劇，像薛丁格的貓，你得打開實驗箱確認牠的生死，否則我們所謂的結局，不過是機率的兒子。

「為什麼？為什麼死了很多人，很多是指多少？」我被母親的敘事方式給震懾了，我想知道更多，知道全部。唯有掌握全貌才能遏止心底的恐懼，母親留白的部位像恐怖片裡預謀的沉寂，偶然的停頓才是最令人提心的環節。你永遠無從得知下一秒，下兩秒，世界將以何種面目湊上眼簾。「二十五個女孩。因為船難。」

「為什麼會發生船難，什麼時候的事？」

「因為那些女孩得去工作。很久很久以前。」

「為什麼要搭船，騎機車呢？」

「搭船比較快。從旗津到前鎮的加工出口區。」

「船怎麼了？」

「機械故障，翻船了。」

應該繼續追問的，可我不敢，這故事太令人毛骨悚然，它驚悚得不合常理。我曾因為那一船子的女孩而傷感、氣憤。「翻船了」這聽來也像是某種預謀的情節。憑什麼都是女孩。母親補充說道那艘失事渡輪裡，罹難者大多不過十六歲。得知故事背景後，此後只要行經過港隧道，我都會不自覺地將眼睛閉上，不是為了禱告，或迴向，而是源於一種野生的恐懼。只要光不存在，我們就能不見萬象，意識就不至於在念頭作祟，心中因此無神無鬼。所以最好的做法是閉眼，暫時的盲，使光失去活性，使存在在概念上不存在。

這則故事著實驚嚇到年幼的我。

「過港隧道」四個字從此像是通關密語，在得知將要前往旗津的那一刻，心裡的一對眼即熄去所有燈火，沒有照明，沒有形廓，天空依然木訥。

大人不會有放棄論述這則故事的一天。「你知道嗎」這類問候成為線頭，棒針一勾一挑，所有盤根錯節都有重見天日的一天。「你知道嗎，過港隧道因此多出了許多鬼故事。」你知道嗎，聽說二十五淑女墓那邊，時常有人被抓交替。」

「你知道嗎，騎車行經那附近時，千萬別瞥向後照鏡。」

「為什麼？二十五淑女墓是二十五個女孩一起在同一間房間熟睡嗎？」

「因為運氣差一點時，會撞見白衣女子來索婚。」

「你知道嗎，聽說旗津海水浴場有水鬼。」

「遇到水鬼會怎麼樣？」

「他們會抓你到海底成親。」

在我成長的過程裡，許多人都以他們耳聞來的傳說，向我解釋這二十五個女孩死後的世界。他們的生命結束在十六、十七歲，卻也起始於此，可是，再無年歲的增長。永遠年輕，永遠古老。他們被時間眷顧，也被時間放棄，符合阿甘本理論下的例外狀態。

「抓你到海底成親」是文言的說法，民間信仰裡有更為粗暴的，例如「冥婚」一詞。舊時認為未嫁的女子不能列入自家的祖先牌位，只能透過冥婚，或設廟立祠的方式，使女子有依歸。我並不服氣這則真實事件的發展，為什麼要勞動，為什麼要冥婚，為什麼要用傳說的姿勢干涉一汪溟池。這些從後人口中孵化的猛獸，一點都不動聽。

我討厭由牠們互文而生的鬼故事。

鬼沒有錯，女子沒有錯，問題是出在天底下所有像〈畫皮〉主人翁王生的人。

高雄捷運通車後，搭便車的次數變少，我們倒是搭起了渡輪，且較以往頻繁地走訪旗津，吃海產。西子灣蟄居在我生命經驗裡的戲份突然間變重了，做為輻輳集合體，專心聯繫有港的人。後來的我們，就愈來愈習慣自生態園區搭乘捷運到西子灣站，再任由旗鼓航線，將生活運輸來運輸去。白衣女子當然也漸漸不再曲扭成獠牙邪靈，或者像傳奇，在日常的林隙間，蛇一般行走。

很多年以後，鼓山輪渡站的候船室不再是我兒時習以為常的等候站。候船點移動了，在鼓山魚市場一裝潢俐落的玻璃盒子裡。也是很多年以後，我牽著同性伴侶，告訴他，我們將前往西子灣搭渡輪，去到一個傳說之地。告訴他，那裡有真正的夕陽，真正的夕陽應當是莊生曉夢迷蝴蝶似地，像孩童用泡泡槍扯出的國度，國度的輪廓由皂膜決定。皂膜讓真實有邊界，六色在膜上沉澱，退化。

那一天，父親堅持驅車送我們到西子灣。「可惜時間不夠，不然我想載你們到動物園那一帶晃晃。」我想起好久以前見過的白虎與犀牛。我們在鼓山一路揮手再見，是在和伴侶走了好一大段路後，我們回頭，驚覺父親還在原地，在抽菸。我與父親又相互揮了一次手。父親的上身罩住了懸日，世界依舊紅通通的。

左營

五歲那年隨著父母親搬離苓雅公寓後，左營成為接應我的第二個子城。如果楠梓、梓官、阿蓮是因果的淵藪，左營理應是常數，本身不具備變項，微分一次即可得零，無需降幕，河清海晏。可到頭來，問題從來就與地緣無關，子城是壁畫、白噪音，真正的問題出在人本身。

西元一八〇八年，科學家道耳吞提出原子論，認為原子是組成化學元素的最小粒子，沒有辦法再分割出更小粒子，三年後，亞佛加厥向世人定義了「分子」，分子由原子組成，化合物與單質氣體如氫氣、氧氣，皆以分子形態獨立存在。原子與原子之間欲形成鍵結、瓜葛，得憑藉諸多作用力的媒合，分子與分子之間亦然。世界在物自身、物與物之間的內憂外患中悄然成形。「物質間一切의 交互影響皆脫離不了萬有引力、電磁力、弱核力與強核力。」物理學家如是說。

萬物的誕生、萬物的聯繫、物自身的權力結構，每當我試圖釐清一些關於「人」的問題時，物理學家的原子論也好，抑或分子論，總在不經意的時刻要我別在人性、人心、人身等哲學問題上為難自己。性與心的交互作用遠比分子的組成、分子間作用力玄學太多，那不是經由縝密計算就能取得的數據。

剛搬進左營新家的那一陣子，自由黃昏市場成為媽午後的娛樂場所。新家的主臥有偌大的對外窗，正下方為汽機車出入口，對外窗一敞，哪戶住家的行跡便被捕捉。我時常坐在對外窗前的一小片木地板，看電影似，觀察大樓住戶的來去。母親有時自外頭回家，摩托車向左拐進地下停車場時，見我木立窗前，會將車速放慢，像在提醒樓上的我，趕緊將窗簾拉上。

和其它家庭一樣，偶爾我們也步行至自由黃昏市場以肉圓配豬血湯作為晚餐，若起得早，則騎乘家中的1000到哈囉市場或新莊菜市場諸類早市掃購新鮮蔬果。又比如，我們也學習別戶人家，盡量將假日午後過得閒來無事。秋暑自明德新村按調向宏南宿舍偏移，閒置的房舍與閒置的行人在某個瞬間看來像整座城市的例外，太陽有時會將路面殺個金黃，一些被懸宕的、自我懸宕的事件又明朗了。光的本質是聒噪，它讓靜物打從心底熱鬧，我們也同別戶人家，在一個看似閒來無事的下午，放任陽光抖擻起各自的心事。

小孩的心事也可以很複雜。奶奶常在我的耳邊，語重心長地，要我書別讀太多，他說女孩子總要嫁人的，早點覓得好夫婿較為實在。母親為反方，耿耿於懷某年除夕，奶奶將手中新摘的三粒蜜棗遞給兒子與男孫。「這下你明白了吧？」母親要我看懂自己的生理性別何不討喜，「所以你得比人家強悍，不要讓別人覺得我們生女兒不值錢。」

老實說我是個不懂故鄉的人，左營的地景很容易在生理的腦清晰，像是蓮池潭、半屏山、左營大路上的汾陽餛飩，這些影像在我久居台北後的某些夜晚會喬裝成訪客，不請自來，可當你真正需要它們的時候又陌生得像隔天的雲絮。能使你掛心的事物不算多，頂多是某幾間離家二百尺的麵店、米粉湯，還有中學時期一放學就念及的市場豆花。

生活分成可言說與不可言說的，可言說的，就像去了趟黃昏市場，你能看見入口處的傳香飯糰一早就排滿了食客，你能看見兩點鐘方向有人正在往淑女鞋的攤位走去，又或是你常光顧的那家眷村燒餅店，最後一片蔥大餅早先被前一位客人買走，你只得乾瞪眼，或選擇剛起鍋的糖餅。不可言說的，像生花枝的透明程度如何透露新鮮與否，魚販說這樣好，你半信半疑相信這樣好，買了兩百五，仔細清洗去腥，接著以蠔油、米酒、烏醋熱鍋快炒，配上糙米飯。日子裡多的是死無對證的事。

我的童年只有我一個小孩，母親只生我一個獨生女，上無兄姐，下無弟妹，生活看似寡味，可這也使我從小就明白獨樂與孤僻的差異。母親在廚房忙進忙出時，我就在和室，玩起一個人的家家酒，再不然，就去一樓的公共設施挖草地的土，築泥城，一邊看蚯蚓在裸露的天空，上下鑽研可藏匿的穴室。我不知道小孩的心事能不能算是心事，可心事是獨立於自己的另一種生命，它也會長大，而我們是它的父親，極權的那種。

左營與岡山、鳳山分別作為海軍、空軍、陸軍的軍事基地，這是左營生命史的一部份。每到禮拜天傍晚，世運大道上一批又一批穿著白色軍裝的軍人魚貫前往營區，像維持固定節奏踏擊地面的黑領棕鳥，「收假了收假！」有人加緊腳步，手提行李包沿著同個弧形行四分之一個圓周運動，像在來回報數。人群往海軍營區收攏，一片天空豢養同一群人。小時候坐在母親的機車後座上，我總在思索，這些白色軍裝的海軍會有家嗎？他們收假的時候也會像我們下課一樣，去汾陽餛飩點一碗餛飩湯麵和切一盤小菜作為宵夜嗎？在過去某段時間軸裡，海軍這個身分對我來講是神秘的，他們的日子被鑿去一大半，反倒是營區的天空，沒有竭澤而漁的困擾，晨訓時被眼睛吃下的那些，眨個眼又像不定期被老天更換草皮似。

生活分成可言說與不可言說的，可言說的，像是兒戲，時間一曬，該蒸乾的，沒有習不習慣的問題；不可言說的，像孩子的心事，長著長著，有一天就成為當前的模樣。

煉油廠

二〇二三年四月某週末的宏南福利社來了一個看起來像教授的老男人與他飼養的一條邊境牧羊犬，這條犬親人，牠的吠叫膨脹了整間福利社。「福利社」是此地的前身，此地的「福利社」功能早在兩年前就消失，「文創」是它的新精神，梅花型冰棒躺在冰櫃像躺在最好的時代。「這通貨膨脹的日子，肚子溫飽最重要，什麼精神層次，誰管。」老男人對著一名正要就讀中國文學研究所的文學院生說起了教。

一九四〇年代，來到左營的青年詩人渴求知識，翻閱起煉油廠的藏書，藏書或許來自日本殖民時期官方的收藏，西方翻譯文學，海明威、退斯妥也夫斯基、紀德。詩人於軍營挑燈夜讀禁書，好的句子無法單憑強記，詩人因此於左營海軍營區留下一木箱的手抄本，下一代的詩人見識過詩人置放家當的木箱，他想像裡頭裝有西班牙詩人羅爾卡的詩，想像裡頭裝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員自我修養》。

老男人自皮夾掏出名片，某某知名科技廠，某某總監。老男人原來不是教授。中學畢業後，老男人自左營脫胎，幾年美國留學生涯，返台久居臺北松山。「去蓮池潭沒？」老男人介紹起龍虎塔的好，「去看過交趾陶工藝沒？這些文化好！」文學院生連忙點頭，他手上的冰棒，鳳梨口味，在老男人簡述完自己的來歷，半枝退化成蒸餾水與糖。文學院生早年唸的是物理系，物理使他認識物質的組成卻沒帶他戳破宇宙的心機。相較科學，他更傾心文學，文學教他看清所有的追求都源自沒天份。

西班牙詩人羅爾卡1936年死於佛朗哥政權的槍下，黑色早晨，黑色無花果樹。下一代的詩人結束位於左營的探訪，提筆寫下〈左營〉，收錄《奇萊後書》。下一代的詩人想起詩人曾經手抄羅爾卡的詩，想起羅爾卡：「國家危急的時刻，詩人應與人民站在同一陣線。」想起，羅爾卡與吉普賽人的命運無非是，生命他打著赤腳踩向敵意的草原。1940年代，有批海軍青年就在宏南圖書館談論起現代詩與文學批評，左營成為詩的基地。

「那麼聰明幹嘛？」文學院生告訴老男人半個自己想當天文物理學家，老男人說著萬萬不可的同時他的邊境牧羊犬正極力掙脫項圈、牽繩，「那個誰誰誰，去到德國什麼什麼讀了個天文博士，還不是這樣而已。」老男人說起他人下場時總一副憐憫樣，可文學院生心曠此刻自己正傷感福利社不再賣有菠蘿麵包與甜甜圈，他關心時鐘上的數字，他得在離開煉油廠前看一眼詩人的圖書館。「不過你是女生，女生比較沒關係。」老男人的狗後來在內用座位撒了泡尿，老男人在清洗之

餘不放棄經驗談，文學院生想起半小時間被他數落過的例子，以及說著「這些文化好」時老男人臉上的慈祥。

文學院生跨上腳踏車，途經三巷、四巷，閒置的庭院、車庫不時傳出枝葉擊地的爆鳴聲，一隻臺灣土狗惶惶上前勘看，北東北有老居民在高爾夫球場練習揮桿。餐廳、洗衣部、網球場、游泳館、溜冰場，這些文學院生都熟悉，他記得他試圖攀爬的那一棵棉花樹，四月，滿地棉花，有些物種注定在這個月份被迫成熟，「功績社會使人自我剝削。」一對老夫婦坐在不再作用的公園搖椅談論著民生，速度使搖椅恢復擺動，「他們正在後退，朝黑板樹的方位。」文學院生加速向前。

二十三年來，文學院生不曾在煉油廠見過老男人，老男人的現身像是種預兆，他的熱情與波特萊爾《巴黎的憂鬱》裡頭人物的嘴臉同樣庸俗，「生活就要這樣這樣」誰的主題在日據建舍的空巷讓風議論，有人又好事起某某的生理性別、學歷、月收入、嫁娶情形，神在八哥的眼裡微笑，嘰嘰喳喳，黃鸝鳥回到風化藍木平房屋瓦上作巢，雨淋板上有風雨到訪的行跡。老男人的話使文學院生嚴肅了，一巷到十五巷，「就快到了吧？」他在想像裡反駁有狗吠叫的日曜日，是當警衛在他的舊日子打呵欠，文學院生始想起他的目的。

阿蓮

父親的老家在阿蓮區阿蓮里。阿蓮位於二仁溪與阿公店溪之間，西接路竹，南接岡山，東以大崗山為田寮、阿蓮之界。北有二仁溪，與台南市關廟區、歸仁區為界。小時候同父母回阿蓮探望爺爺奶奶，最期待途經月世界，田寮至旗山台二十八線，惡地景觀像在俯視高速道路上的人車。地殼回春作用下，泥沙與泥岩經由不斷的風化、堆積，形成似月球那般冷峻荒嚴的樣貌，天上人間，孩童都肅然。

阿蓮舊名「阿噠」，一說為，未開拓的阿蓮，四處可見芒果樹，烏鴉依樹成巢，後來芒果樹變成耕地，烏鴉攜家離去，方言：「阿烏噠去」始見。故得「阿噠」。另有一說，據專家考究，「呵噠庄」可能音譯自當地平埔族，以同音的漢字來標音。

阿蓮路寬多耕地，物產以芭樂、蜜棗、龍眼、釋迦、芒果、蜂蜜為主，忠孝路水果街，常有遊客逡巡，而冬季又以蜜棗最為熱銷。爺爺家有一大畦棗園，每年十二月至三月，值棗子收成，先是產期為十二月至一月的「十三號」，雪麗蜜棗，尾端透粉，皮質薄，肉質細，汁體酸甜不澀嘴；再來有產期近春節的「雪蜜棗」，又稱雪梨蜜棗，即高雄八號。另有產期接近的「金桃仔」，因果型似仙桃而得名，金桃仔少見於市面，因生長期歷經嚴冬，年後氣溫回升，冷熱交替，故照養不易。二月至三月，則有產期最晚的「十一號」，珍蜜蜜棗，其果型相較其它棗種較為碩大，果皮上的霜痕為其識別，口感似夏梨，放於掌上有沉甸甸的厚實感。爺爺養了一輩子的棗，除了經手上述四品種，另有珍珠棗、十二號及牛奶棗。

爺爺的田劃分成四部分，其一用以養棗，其二用以養芭樂，其三用以養芒果，其四多元，種有時蔬、龍眼、芭蕉、小番茄。

北上念書的第五年，租屋在文山萬隆，萬盛街上一鐵皮矮屋每到六日，一對來自桃園梅山的夫妻總是一台卡車一屋子青菜。第一次光顧，瞥見結帳處左側的矮木架上放有一籃棗子、一籃芭樂、一籃山蕉，遂想起爸的老家阿蓮。「是高雄的嗎？」「對，高雄來的？」「阿蓮？燕巢？」老闆娘答是，木架上三不五時可見牛奶蜜棗與牛奶芭樂，偶爾亦有十二號棗。老闆娘自家栽植，外觀呈黃綠色的蘋果香蕉亦使我想起爺爺的催熟技術，一叢香蕉自最上層開始成熟，這時，爺爺會截下最上層，以蘋果或百香果與香蕉包裹在一起，四天後察看，黃綠色的香蕉有蘋果香，嚐之，毫無市售香蕉之澀味。

由於平日忙碌無暇挑菜、揀水果，多將就，往往步行至離租屋處最近的全聯，或者水果攤，速速拎了清單上的項目，毫無農人子孫的骨氣。時常光顧的水果攤每隔幾天就會更新「台中蕉」每斤的價格，有時為了一杯香蕉牛奶，沒有半點踟躕便拿了一串蕉長皆達半個胳膊的香蕉至櫃檯秤斤，「夠，你看像你買的這種，阿姨跟你保證不好吃，這種太長的，皮又厚的，少買。你吃吃看阿姨家的這種。」來自梅山的老闆娘指著木櫃上的蘋果香蕉，我汗顏，心虛接下老闆娘多送的一根蘋果香蕉。蘋果香蕉，來自水果催熟技術，果肉甜中帶酸，嚼勁十足，具水果野性。

莊稼人靠天吃飯，講究祭祀，尤忌鐵齒。除了農曆初一十五、逢年過節，各神明誕辰亦不可輕忽，比如媽祖生、天公生，阿蓮老家的置物櫃、餐桌、冰箱一年到底毫無虛席，每隔兩天，左鄰右舍什麼伯、什麼叔、什麼孀的又送來自家栽種的水果，或母雞剛孵出的新鮮紅殼蛋，總而言之，祭祀用的祭品往往不假外求，而是借鄰里親朋之力，你家種釋迦，他家養土雞，我家種青菜，禮尚往來，各家祭祀桌自然圓滿。

阿蓮老家在中正路上，拐個彎即是三樓透天厝，透天厝四周農地盎然。早期尚未興建透天厝前，曾祖父與爺爺一家住在現已荒廢的茅舍，與茅舍相鄰是雞舍。我曾目睹奶奶於亭午宰殺一隻雞，哭嚎聲在當時抵過雞隻的怒啼。每年農曆三月十三，媽祖聖誕，一家老小嚴肅了，爺爺與小叔一早便在廟會現場協助活動進行，父親與祭祀之事向來無緣，不好談鬼神，更不愛談鬼神，他像外人，在一旁觀察科儀，偶爾肉體與精神似關心、參與，實則機械，虛應故事，他深知信仰得憑藉自己，但他得偽裝成一有神論者，這便是無神論者的最高境界。

出了老家的範圍向東途經四畝農地即是瓦藁天朝后宮，媽祖為主神，據附近居民所知史料，此媽祖神像來自清末林姓墾民，經一番遷徙輾轉來到阿蓮。天朝后宮建於民國六十六年，四十年來多次修建，爺爺曾參與其中，忘記是香爐抑或金雕天花板，父親每聽聞之，搖頭，「予他去。」聲調飽含無奈。

每年一到媽祖聖誕，爺爺便開始喚集家族老小，要求眾人不論如何都得排除萬難到廟前廣場參與關煞儀式。關煞與沖煞意義相對，所謂關煞，在於拔除惡遇，改善運勢，透過祭改科儀，行過七星平安橋，無咎。七星平安橋的周圍圍著二十八張符咒，即二十八星宿，橋下的七星燈用以召喚北斗七星元軍，請元君護橋，同時，亦放置一鐵鍋的水與爐火，分別代表水關與火關。信眾於廣場搭起一百公尺遠的帆布，滾紅圓鐵桌對齊安排好，上供品。供品上、金紙上的香腳綁有紙紮物，比如車子、城堡與十二生肖，待祭改科儀開始，人人依照性別拿取插有紙人偶的金紙，赤腳排隊等候行過七星平安橋。道長於橋下接應、主持儀式，信眾接過符水，飲畢，道長接著於衣領處蓋下平安印。這便完成祭改儀式。

時逢炎熱天，柏油路面遭太陽烤得滾燙，每戶人家孩童的雙腳踩在地面總被燙得哀號聲不斷，此時於一旁看顧自家子孫的長輩會以礦泉水澆地，孩子笑開了，孩子不會明白自己為何要登上這座平安橋，孩子當然也不明白道長喃喃不絕的一連串咒語。他們的無知顯得合理，「關煞」的意義在於懺悔，身懷贖不盡的罪孽上了橋就能歸零。

我看見那些用以關煞的紙小人最後都被丟棄於鐵桶，火勢「轟」地一輪，紙小人泯滅於天地。

武術山

大二那年我纏起了手綁帶，戴上拳套，買了護齒，加入台大技擊散打社。散打是中國實戰武術之一，為結合拳、腿、摔的競技格鬥運動。母親聽聞遠在台北唸書的我竟也學起了武術，難免心有不安，向我叨唸起小姑婆雙臂一對結實的肌肉，「喏，你也想練成你小姑婆那樣嗎？穿衣服會不好看喔。」

老實說我並不清楚自己對散打的興趣源於哪個記憶點，可能是自小受父親的性格所影響。父親的為人與他的名字一致，他的名字中既有「武術」又有「哲學」，天生有武曲、文曲相伴，動靜皆宜。父親生肖屬猴，母親常指著父親說他果然是隻猴，成天有消耗不完的精力，就像林中爬來竄去的小霸王，有自得其樂的本領。我記憶裡的早年父親適合當練家子，父親手腳俐落，除了操起西瓜刀的架勢像在展演劍術，父親還將生活當起了天然訓練場，以樹為單槓，以草地為瑜珈墊，單手即是百下的伏地挺身。或許在不經意的耳濡目染之中，我也跟著「武」了起來。

也有可能來自五歲的我對於武術山的印象。

早產出生的我自然比別人的嬰兒難照料許多，長大一點之後母親以為體質多少會改變，沒想到我還是一身乾柴樣，像遲早會被頑風摧折的樹枝，大人們見狀皆搖頭，憐憫起母親育兒之不易。而「武術山」在這個時期成為了其中一道解方，以小姑婆的小兒子，我的表舅為例。表舅生來體虛，身型瘦小，小姑婆擔心表舅在學校會被同學欺負，因緣際會，結識內門宋江陣的團長方教練，便將表舅送去內門練起了拳。方教練訓練弟子的場館在內門深山遠僻處，不易定位，後來我們就將這習武之地稱為武術山。

宋江陣的起源據說是仿《水滸傳》裡宋江征討方臘攻城的武陣，為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雙全」的一百零八條好漢，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組成的人陣，因此宋江陣所採用的兵器多與農業社會常見的防禦武器、農具有關。另有一說宋江陣源自明代軍事訓練，戚繼光平定倭寇的士兵將軍中「藤牌舞」傳自民間，明鄭以後則發展出陣勢類似的五花操兵法。

方教練帶領的陣頭少說有二、三十人，這些師兄師姐當中，因家境清貧自幼習武當學徒的為多數，多年訓練下，舉手投足總有靈氣充蕩，小時候的我敢直視師兄師姐們的雙眼，總覺得那對鋒利神芒會將我看穿，看穿我與他們之間的不同，母親之所以將我帶往武術山，是「正氣」使然，習武這個行為多少能擋煞，會聚陽氣，使人不易生病。

記得初次到訪武術山，由方教練最小的弟子帶領我和母親一探室內外各個練

習場，每個場區都有負責看門的土狗，土狗也對地上的兵器好奇，唯獨拒獅腳三舍之外，不願進犯。我想靠近那隻懼怕獅腳的土狗，那明明不是一頭獅子，人脫去布偶裝，獅子就成了獅頭、獅身與獅腳，哪來的神，哪來的生命。土狗心畏的時候會叫，會低吼，打拳的師兄只是一眼帶過，「惡狗無膽」有人在無何有之地吆喝，土狗走了。土狗又來了。像不甘放棄辨證的哲學家，誓與三界為敵。牠的行動倒使獅子活了，萬物依恃世人給予他的定義，活了，弄獅的人眨著獅眼，擺舌，翻滾，做出嗅聞的動作，沒有人在意操縱獅偶的人是誰，他們是獅子，獅子是他們，我喜歡在人群第一排看獅子過火焰山，一層，兩層，三層，鑼鼓依循固定陣勢，獅子放棄公式，時間的張量佈下密網，有人在他的步履中完成一次生死。

武術山在我記憶深處冒著具有鏽蝕氣味的氤氳，偶爾在夢境邊緣，我仍會看見在別的維度裡，也有一座武術山，也有人在清晨昏黑之際，身扛兵器摸黑前往夜晚即將退休的廣場，暖身，紮馬步，大寒天裡解構一個人的醉拳，以及近乎無限有機體的身段如何詮釋道，八仙飲酒，八仙忘記飲酒，鯉魚打挺，拿天擒地，打拳的男子將口訣替換成氣流，道法自然，夜晚成為半個白天，宇宙萬物沒有誰有過真正的自己，詩人說醒來是從夢境跳傘。跳傘，起身，看見的又是另一個我們自以為的世界。